

瀕臨絕種的動物

瀕臨絕種的 動物



叢書：

航海的人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人類的行為
世界原野奇觀
世界各大城市
縫紉的藝術
人類的起源
時代生活園藝百科全書
生活攝影叢書
世界烹飪叢書
時代生活藝術文庫
人類的偉大時代
生活科學文庫
生活自然文庫
家庭實用叢書

專輯：

生活雜誌精粹
生活的電影世界
生活在戰爭中
嬰兒是怎樣製成的
瀕臨絕種的動物
攝影的技術

SERIES:

THE SEAFARERS
WORLD WAR II
HUMAN BEHAVIOR
THE WORLD'S WILD PLACES
THE GREAT CITIES
THE ART OF SEWING
THE EMERGENCE OF MAN
THE TIME-LIFE ENCYCLOPEDIA OF GARDENING
LIFE LIBRARY OF PHOTOGRAPHY
FOODS OF THE WORLD
TIME-LIFE LIBRARY OF ART
GREAT AGES OF MAN
LIFE SCIENCE LIBRARY
LIFE NATURE LIBRARY
FAMILY LIBRARY

SINGLE TITLES:

BEST OF LIFE
LIFE GOES TO THE MOVIES
LIFE AT WAR
HOW BABIES ARE MADE
VANISHING SPECIES
THE TECHNIQUES OF PHOTOGRAPHY

瀕臨絕種的動物

時代—生活叢書編輯部編寫

導論作者：盧曼·葛雷

紐約 時代公司

時代—生活叢書

總編輯: Jerry Korn

副總編輯: David Maness

亞洲版編輯: Jay Brennan

本書編輯: Kathleen Brandes

圖片編輯: Patricia Hunt

內容設計者: Charles Mikolaycak, John Martinez

撰稿者: Simone D. Gossner

中文版譯者: 陳穎嘉

中文版編輯顧問: 任國榮教授

中文版編輯: 徐東濱

中文版副編輯: 蕭輝楷

中文版助理編輯: 張柱

中文版編輯助理: 嚴慧

出版者: 時代公司

亞洲區總經理: Nicholas J.C. Ingleton

亞洲區副總經理: Christopher T. Linen

Portions of this book were written by Sarah Brash. Valuable assistance in preparing the book was provided by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and departments of Time Inc.: Editorial Production, Norman Airey, Nicholas Costino Jr.; Library, Benjamin Lightman; Picture Collection, Doris O'Neil; Photographic Laboratory, George Karas; TIME-LIFE News Service, Murray J. Gart; Correspondents Maria Vincenza Aloisi and Josephine du Brusle (Paris), Margot Hapgood and Gail Ridgwell (London), Bernard Diederich (Mexico City), John Dunn (Melbourne), Elaine Handler and Rudolph Rauch (Rio de Janeiro), Peter Hawthorne (Johannesburg), Mary Johnson (Stockholm), Elisabeth Kraemer (Bonn), Robert Kroon (Geneva), Judy Leggatt (Sydney) and James Shepherd (New Delhi).

Authoriz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1976 Time Inc.

Original U.S. Edition ©1974 Time-Life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ourth Chinese Language Printing 1978.

目錄

序言

8

導論——盧曼·葛雷著

10

1

哺乳動物

24

2

兩棲動物和爬行動物

142

3

鳥類

188

附錄：國際面臨絕種威脅動物的名單

248

圖片來源

259

誌謝

260

索引

261

序言

編輯一本關於將要絕種的動物的書，可說是一件令人感到沮喪的工作，因為這顯示出生物世界有許多迷人的品種似乎是注定要滅絕的了。然而我們着手實行這個編書計劃的目的，正在於引起世人正視這個嚴重的問題，鼓勵他們積極地保護資源。在這本書內短短的篇幅中，我們搜集了很多有代表性的動物的圖片，這些動物都是世界上稀少而面臨絕種威脅的品種。不過這本書還是沒能把所有八百種以上面臨絕種威脅的動物全部記載刊出，可見這個損失是何等的鉅大。

本書圖片都取材自全球所有的動物地理研究區。我們較為熟悉的動物有隆背鯨、美洲鱷、南方禿鷹等。另外包括一些較為陌生的品種，例如泥炭地青蛙、矮河馬、食猴鷹之類。

書中的附錄由第 248 頁開始，它刊出了一個從國際間稀少而面臨絕種威脅的動物中編成的名單，名單所排列的形式是根據科學家區分動物的標準將各品種分列入哺乳、兩棲、爬行和鳥等類。我們這些資料的主要來源是國際保護自然及自然資源聯盟，它定期在所出版的《紅色資料冊》中提供最新的名單。其餘的資料則來自美國內務部和 1973 年舉行的國際野生動植物面臨危險品種交易會議。

然而，這個名單雖是精心搜集整理成的，但仍不能算盡善盡美，有很多遭受厄運的品種必定從未能列入任何公佈過的名單之中。事實上，有很多品種在科學家還沒發現它們或在將它們分門別類之前，就已經踪跡渺然了。

下面導論是一篇講述瀕臨絕種的動物所遭受的困苦的文章。執筆人是盧曼·葛雷。他是一個傑出的作者，對人類和自然界之間的關係有濃厚的興趣，並於其所著的《天堂的根源》一書中有淋漓盡致的發揮。

——編者謹識

導論：我們需要幾許警告，
又失却了多少美？

沒有甚麼東西可以證明自然對人類的照顧，比對水仙花的照顧更為週到。可能有一天我們也會跟以往成千上萬的品種一樣，消失得那麼迅速而徹底。但無論我們與其他生物有多少相同的地方，我們還是具有一種獨特的天才：我們是自然界中唯一從事毀滅自己的品種。

試圖將我們的作風改變過來的人，爲了努力拯救這個星球與居於其上的人類和動物，時常指望我們能夠爲自己打算而採取建設性的行動和聽從道理。他們所持的理論是：人如果對野生動物和它們生存的機會有任何不利的舉動，都會給自己和自己的未來帶來不良後果。這是對的。然而，當人們高舉爲人類（也只爲人類）的利益而實行保護生物的標語時，我却不認爲這是個可喜的現象。依我看來，持自然資源保護論的人士過份高估了人類作出理智行動的能力。說實在的，從人與狗、老婆婆與貓、小孩子與心愛的蛇或金絲雀之間的這類不大講理智的關係中，我倒還能替受威脅的動物品種——其實是替我們本身——看到大一點的希望。自然界畢竟並不是一種可以跟感情隔開單論的東西。要挽救非洲大貓、巨蟒、大熊貓、袋鼠這些動物，就不能簡單地應用二加二等於四這種純理論的看法了。

不過，當我們整頓野生動物和它們的環境時，困難之一就是要決定理智中止的地方。例如，畜牧似乎是個十分明智的辦法，然而這方面却已深受不負責任的舉動的破壞。澳大利亞雖然是個非常年輕的國家，人口還相當稀少，但土地和動植物受到蹂躪的程度却創下最糟的紀錄。很多地方已被破壞到面目全非，簡直不能辨認了。在非洲，從飛機上很容易看得到大群家畜所造成的毀壞。荒野遍佈，每處都佔地數百哩之廣；整個區域就因爲家畜在那裏吃草和踐踏幼苗而被夷爲沙漠。在非洲東部，野生動物的數量僅在我們這個世紀內就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五，而本來可以養活大量野生動物達幾千年之久的地區現時也已減半了。

當然，單看畜養生物這種行爲，以及所謂文明的其他很多表現途徑，本來都沒什麼壞處。困難就在必須知道要在哪裏停止，有時甚至在應懂得怎樣作好開始。巴西已決定開發亞馬遜河流域的豐富資源，使這一地區工業化。這一地區的能源、礦物和經濟財富的資源極豐富。巴西大部份的國民都很貧困，因此推行這項計劃將會使整個國家繁榮和富強起來。然而，亞馬遜河流域的茂密熱帶雨林正是地球上供應維持生命所需氧氣的最大來源，它們供養着數以百計種的野生動物。因此，開發這個森林很可能造成廣泛而無可彌補

的損害。

但這項工作已在積極進行中。而每當各國記者提出這種問題時，巴西的使節都會很激憤地強調其國家的發展權利，並且時常指責向他們發出警告的人們正企圖妨礙巴西發展成為強國。他們同時還適當地指出，西方大國既然覺察到發展與生態學的理论產生矛盾，因而經常向別人發出警告和建議，就應該以身作則，但這些國家却往往是這方面最差勁的犯罪者。這麼一來，亞馬遜河流域就快要向“文明”低頭了。世界上將會出現另一個工業大國，但在生態學而言，這個地方已經不能再供作研究之用，所遺下的凋零景況只能令人徒增幾分追憶而已。

保存資源使我們可賴以生存的使命義不容辭，況且科學證據又是舉世可見的。我們的命運與亞馬遜雨林、海中的浮游生物和江河中的魚類都是息息相關的，更進一步說，跟美洲虎、狼、灰熊和禿鷹也有密切的關係。在過去的三至四個世紀之中，大部份出於我們的過失，造成了超過 200 種哺乳類、鳥類和爬行類動物的絕滅，而且除非我們的心腸有所變化，否則還有數以百計種的其他動物——像大猩猩、猩猩、巨鱉、鴿鳥、美洲鶴、大山貓和鯨等——於不久的將來也會只能在神話中才可以讀到。當你得知這些事情時，你可能並不會感到不安。但是“沒有人能夠真正地遺世獨立”這個說法是不是有翻來覆去地說個不停的必要呢？我們需要幾許警告？還得要多少證據和統計、多少死亡的數字，失却了多少美，需要多少個“僅存”的動物樣本在那些可悲的動物園中展覽呢？

無論怎樣，即使別人說我是唯心主義者，我仍然不信服僅為人類生存才需要全力支持保存野生動物運動的這個說法。我們還需要具備另外一些東西，一些異於純理論的東西。姑勿論你怎樣去稱呼它——慷慨、驚異、仁慈也好，或者渴望逝去的純真也好——所需要的不單是只為了我們一己的生存這一套唯物理論，而且是與能夠推己及物和感情方面更有關的思想。

我們的動物瀕臨絕種，這並不只涉及我們能否慎重節約資源的問題。要解決問題，我們還需具備喜愛孩子、童謠、玩具、遊戲的心情以及在人發展其所謂的男子氣概之前所具有的良知：就是要去協助、保衛和庇護的意念。處處要表現男子氣概的人一旦有了槍枝就容易殺生——目的只為追求刺激、逞強或只是一意孤行。羅拔·甘迺迪被殺的前幾天在馬拿巴對我說，他最崇拜的作家海明威留下來最令人傷感的見解就是槍枝包含了男性有神秘感的魅



袋狼（塔斯曼尼亞）

袋狼屬於食肉的有袋目，它自從1966年起已不再出現，可能是絕了種。由於袋狼外貌與老虎、狼和鬣狗略有相似之處，因此曾被當作是這類動物，其實袋狼與它們毫無關係。

力。我對文學作品可能沒有那種多愁善感的欣賞力，但是我們並非在這裏討論文學，而是談及我們的胆量和怎樣使其表現得較為仁慈一點。

我在玻利維亞境內的安第斯山區，見過一個飢餓的農民將我給他的食物分給他的狗吃，然後就背着這隻巨大而骨瘦如柴的動物往山上走去。這個表現中全無理性主義可言，其中只發揮了“做人”的意義。認為動物不單純是肉和皮的這種想法是一種文化觀念，正像所有的美感也是文化觀念一樣，而這種觀念與情感是分不開的。情感長期一直被貶為感傷主義，唯物主義則被捧得天一般高，以致這個世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浩劫。讓我們來改變一下，試試顯露我們的心意和感情吧。

地球現在雖然滿目瘡痍，備受摧殘，但它所受到的蹂躪在未來的兩至三代時間內將不會顯出全部可怖的後果。我們大可以繼續摧毀和破壞我們現在居住的地方，而在我們生存的日子裏也不會直接感到危險的存在——儘管野生動物必然會不斷減少和滅亡。危險的情形不會在我們的時代裏出現，但會在我們之後的時代中發生。故此我們一定要具有真誠的情感才能體會到世界上各生物種必須與我們共存的道理，才能感受到它們的未來也就是我們的未來。

動物和人類生命所受到最大的威脅就是無知。我們像澳大利亞的墾荒農民和巴西的開拓者，我們對於就在門前所發生的事簡直可以不聞不問。去年，在我所住的麥洛加漁村中，打到的魚比往年減少了很多。於是漁民協會的首腦對我說：“今年的魚稀少了，它們都不往這邊游，這是因為有海底鰐魚活動的緣故。”他去年也對我說過這番無稽的理論。事實上，魚兒不向這邊游，也不向任何一邊游；因為地中海的魚類正踏上絕種的路途。這個具有古風的海所受到的污染簡直可以說跟中世紀的瘟疫同樣可怕。地中海已變成一灘滿溢油漬、惡臭、膠質的垃圾堆；我們文化的搖籃就因為我們不善於管理天賦的財產而要替我們付出代價了。

不經過正式的研究或充份的指導就貿然將某地的品種帶往另一地方飼養是會引起嚴重後果的，這就是無知致禍的例子。一百多年以前，在1859年，有位英國人首先將一隻歐洲野兔帶往澳大利亞，希望身邊有個慣見的動物而能稍減思鄉之苦。三年後，這隻繁殖力特強的小東西替這個大洲帶來了該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禍害。它使土地變得荒蕪，更破壞了該地的生態平衡。其後，當地人們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終於決定用人工使這些可惡的動物染上一

種爲它們選定的黏液瘤症作爲解決的辦法，結果大部份野兔都被消滅了。但是，幾年之後，這些兔子重新大爲活躍，數目比以前更多，體力更強，而且最糟糕的是對該病症有了免疫力。

面對着這些以及其他一切錯誤時，讓我們不要再以爲只有所謂野蠻民族才是無知的。在風度翩翩的外貌背後也一樣可以有蠻性存在。國際獸皮貿易聯會遲至1972年才只答應了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的一項要求，暫停買賣花豹和印度豹的皮。20年前，安第斯山脈的駱馬據估計大概超過一百萬頭。最近的數字却顯示出只剩約一萬五千頭生活在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和秘魯等國較偏僻的地區——即用駱馬皮做衣服的人難以到達的地方。

我想我不需要向讀者重覆在挪威發生的濫殺幼海豹取皮的事件吧？這段資料拖了相當久才傳到世界各地。一時反對聲四起，但那些令人痛心的圖片照樣年復一年地刊登出來。不錯，這裏被毀滅的是海豹，但毫無疑問，同時被毀滅的還有人——人性。當我們一而再地想到連挪威這個強調人道主義的國家對自制和自尊的觀念也只不過如此而已的時候，我們可以說殺戮野生動物的無知的非洲獵人給予我們的將來的威脅反而倒少一些。

當然，我們殺雞、宰羊也宰兔，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該殺海豹、鹿、犀牛，或者駱馬呢？朋友，對於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倘若從純理論的角度來看，兇手是不分彼此的。這裏只看我們會不會動心而已。要舉出理由固然可以從理智方面尋找，也可以用欣賞美的看法來解釋。如果有人認爲各品種與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關係只要能維持我們生存所需就夠的話，那他就不是我們在這裏要談到的人了。我們要用藝術品填滿博物館，又花費千百萬的金錢來購買美感，卻又讓活生生的美感胡亂被糟蹋掉，這是荒謬的！我深信我們如果從新聞報道中知道印度中部現存的沼鹿不超過100頭時，我們不一定要在覺得受一種生態災害的威脅時才感到不安。我甚至不相信我們一定要知道沼鹿的實際相貌或它們漂亮到甚麼程度。我深信這一點，雖然我可能是錯誤的，但我這個信念已根深蒂固，而現在要把它改變過來也實在太遲了。我在華沙的時候，曾經聽過幾個波蘭男孩子講述有關美洲野牛絕跡的動人故事，他們雖然都不是美國人，但他們說來的神態却感同身受。

我不知道你們對埃塞俄比亞野驢有沒有興趣，我却極爲嚮往；這可能是因爲30年前我曾在索馬利蘭遇上過一頭，它望着我，那種目光使我畢生難忘。當時那頭野驢被一輛貨車撞傷，快要死去了。這些野驢現存的約有3,000頭。



牙買加鬣蜥

科學家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起再沒有發現過活的牙買加鬣蜥。據於十九世紀被帶往該地殺滅老鼠和蛇以後，鬣蜥的數目就開始下降。鬣蜥生活在地面上，它雖然是無害的，但居民往往因為害怕而把它們打死。